

母亲第一次来南宁,是在下午六点多抵达西乡塘客运站。

时候是仲秋,也不知道怎么的,天猛然间黑了。邕江上空的月亮又圆又大,就像一面盛满光的银镜。相思湖的香樟隐去轮廓,收敛了蓊郁的脾气。清川大桥半梦半醒,车辆奔向不同的生活现场。我,母亲,妹妹,很像一串蚂蚱,一前一后走在西乡塘大学西路上。街上人来人往,我们不时腾挪位置给人或宠物狗经过。母亲行动迟缓,妹妹便挽着母亲的臂膀给人让路。她坐了几个小时的车,母亲说她饿疯了,肚子里荒得厉害。我说我也饿。妹妹也说饿,就是要等阿妈到了再一块吃”。或许是大饿,又或许是从天等老家到南宁的路程太遥远太颠簸,母亲的嘴角有恼怒之气。我经历过这样的饥饿感,是突然凸起,而后上升,又跌在肚子里,像耳光一样响亮,焦灼得人耍坏脾气。

“吃什么好呢?”我问。

“随便吃点!”妹妹晚上要加班,她经营的油茶店,需要她前去打理。

“不可,妈第一次来南宁,要吃好吃的。”我说。

“吃什么都行,要快。”妈说。

“去邕江边吃,有河鱼咧,还能看邕江夜景。”我一向喜欢吃鱼,母亲也喜欢吃。

母亲这会却少说话,说的一点点话也总是零碎,就像站在巨兽面前不敢出声、不敢喘大气。首府城市于她而言,是巨兽吗?夜色包裹着我们的饥饿,像巨兽般张开大口吞灭母亲的睡意。夜幕压下来,母亲就觉得是时候睡觉了,现在却是相反的,她的步伐匆忙而坚定。在乡村老家,夜晚是一个巨大的消声器,白天的鸡鸣、狗吠,黄牛踢腿,以及永无休止的蝉噪,只要暮色像绸布一样压下来,所有的声音都一折再折,最后什么都没有,只剩下母亲在黑夜里的叹息。她惯常的夜生活,就是九点钟后无所事事地睡去。

街灯把昏黄的光投到我们身上,我看见街道上拉着三个长条人影,不时碰到一块,又不时



割裂。母亲忽然打了个趔趄,她的影子撞上我和妹妹的影子,三条影子一下子失去了秩序,纠缠在一块。

在清川大桥旁的一家河鱼馆,我们点了半边白切鸡。这是母亲的主意,一家人吃饭,一定要有一道鸡肉做的菜,她自始至终都在坚持这个规则。这是她对家的执念。我们还点一条对半开的清蒸翘嘴鱼,一个大头鱼豆腐汤,一个豆豉蒸排骨,一个清炒佛手瓜苗,一个瘦肉芥菜粥。菜是典型的两广口味,淡而清甜,能食其本味。菜一盘盘被端上来,在服务员的手上腾腾地冒着热气,品相油亮鲜嫩。我们接过服务员递来的碗筷,就火急火燎地趴上去吃。大头鱼汤奶白而鲜甜,白切鸡黄橙而爽口,佛手瓜苗油绿且脆嫩,还有那盘清蒸排骨,肉汁饱满……旁边数十张桌子

坐满了人,沿着江堤一字排铺展开去,人声鼎沸,烟火气极盛。我听到边上一桌年轻人的赞叹,“鱼生片切得晶莹剔透”,“一口咬上去,又脆又爽口”。我在南宁生活数年,常独自在邕江边散步,这样的夜市我是见惯了的。在南宁,人们喜欢把把美食和夜色勾连在一起享用,一年四季都如此。

吃饱饭后,妹妹火急火燎跨上共享电车,赶去北湖路的油茶店。我和母亲静静地坐着看邕江,却嫌弃时间太过漫长。夜色像一只大手压下来,邕江被裹得迷迷糊糊,两岸则霓虹闪烁,歌声阵阵。江面荡漾着细碎的粼光,卷出融融的暖意。我头一回和母亲这么认真地看一条江,场面甚至有些尴尬,母与子,竟然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无话可说。即便平时我们在电话里能聊上几箩筐的乡村话题,我也无法改变眼前的

僵局。其中的缘由,是我和她分居两地太久,仅靠电话聊天,是无法抵消时间和空间滋生的陌生感。

邕江在霓虹灯里奔流不息,这大概是它本自具足的姿态,因而不言不语。江上有轮船鸣笛,梦一样往下游驶去,它载着这座城市千人不同面的梦,那么轻盈,那么遥远。哦,星星是不能被忽略的,它们在轮船的上空闪烁,仿佛在照亮那千人不同面的梦。我一时想不清楚,到底船是在江上,还是在银河里。母亲忽然说:“邕江比老家那条江阔得多。”老家那条江叫古榕江,它在我家门口自顾自向东流去,我父亲逝世后,母亲曾嚷嚷说:“河流会带走两岸的村庄,以及村庄里面的人,父亲就是被河流带走的。”那时,母亲的脑子里一直在想些纠缠不清的事情,且越想着,事情越纠缠不清。邕江却与老家的古榕江不同,它热热闹闹的,非但没有把人带走,还带来了人气、烟火气。

“嘭”,有人在江对岸放烟花。

母亲猛然望去,烟花在夜空中炸开。金属化合物在高空高温燃烧,钠产生黄光,铜产生绿光,锶产生红光,交错的光裹在母亲身上。我看到,母亲肩膀微微一颤,脸上似乎受了惊吓,又似乎炸出了喜悦。这一刹那,她瞥见了邕江热闹的夜,而我洞见了她内心的渴求。这座城市的夜,真是辽阔、热闹,母亲是歆羡这样的夜色的。

【作家简介】

黄其龙,1989年生,广西作协理事。有作品被《散文海外版》等转载,入选《原浆散文精选》《年度散文50篇》等选本,获《广西文学》2021年度、2023年度优秀作品散文奖等。著有散文集《空间:猫、硅胶工厂和心脉》。



▲部分师生合照。

1

从物理学院宿舍去图书馆,需要穿过大半个校园。有一天路过文科楼,看到写作班的招生广告,报考,半个月后从物理系转到中文系。

卓越写作17班是独立行政班,班主任脾气平和,得体的履行责任,不过多干涉我们的课余生活。他的微信名叫“临江仙”,我们便开始分析:他波澜不惊,仿佛古文中戴草帽、披蓑衣,在江边竹林下守着鱼竿的隐客……如果不是他说自己骑行过西藏,谁会想到这样“古风”的老师曾经也是热血少年呢?

骑行西藏时,班主任带着日记本,记录路上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感。有个晚上记完,已经很困乏,压在枕头下就睡去,离开时忘记了枕头下的日记本。“怎么不去拿回?”我们问。班主任说走远了,就不想拿了。那时我不太理解,觉得东西丢了就要回头拿,有喜欢的就去追。

那时黄老师还是文传院院长,对我们寄予厚望,带着我们去广西出过最多作家的河池吸收“灵气”。黄老师说,成为作家是他曾经的梦想,他把梦想的火炬递到卓越班同学手上,希望有人能举起。那时我们十八九岁,那时我们自命不凡,那时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。

2

我自中学痴迷文学,从理科转到文科,课程难跟上,沉浸在写作中,日夜颠倒,常常挂科。有人觉得我在白日做梦。我沉默以对,自知背水一战,没有退路。张老师对此总是包容,他告诉我们,很多大学时期就取得创作成绩的作家,都有挂科的经历,他们的作品天马行空,现实中也不太愿意接受条条框框的束缚。这些暗示让

我兴奋,哈哈,从来没见过这么叛逆的老师。

张老师是北方人,身材高大,声音洪亮,脸上时常挂着微笑,给人亲近感。别的老师告诉我们要遵守纪律好好学习,他告诉我们要放开思维大胆创新。他用各种方法引导我们走出思维的局限,搭建奇妙思想的创意写作工坊,带我们去王力故居采集剧本素材,鼓励我们把作品印成册子放在图书馆大厅展示。这些实践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,写作水平也得以更上一层楼。

张老师鼓励我们看外面的世界、朝未来奔跑,梁老师则提醒我们要回到过去、回到成长的地方。

我不敢回忆童年时期因为贫穷、父母离异、被孤立等原因带来的苦难。回忆是痛苦的,何况要写出来。这些障碍让我的散文写作长期止步不前。梁老师说:“要正视你的痛苦,才能找到你写作的出发点。”在她的鼓励下,我用文学连通了回到过去的路径,慢慢解开心结,经历着缓慢的蜕变。

梁老师是个会生活的人,从她的朋友圈可以看出。课堂上,她喜欢跟我们分享她种的花,哪些绽放,哪些凋零。她的生活观念是另一门鲜活的课。我们像一群含苞待放的花儿被滋养。

我们以后会长成什么样子?我们尚不得知,我们满是憧憬。

3

写作不是电影中的练武,主角受到启发,立即打通任督二脉,走向人生巅峰。郑老师时常提醒我,写作是一件孤独的事,坚持很重要。

郑老师给我们上现当代文学课,他喜欢回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。

他在课上给我们描绘那个时代的各种狂热,写诗歌、练气功,社会剧烈变革,人们充满活力。如今,文学被边缘化,不复往日光辉。

郑老师身为批评家,有着与创作老师不一样的视角。他很少直接介入我们的创作,而是通过各种方式拓宽我们的视野。他是学校文学社的指导老师,常聚集我们开读书会,让我们分析现当代名家的作品,给我许多启发。我大三时任了文学社社长,与他私下接触的机会多了。他了解到我的过去和我对写作的着迷,对我的鼓励也多。不过,他并不总是鼓励我,在公开场合,他偶尔会调侃我,压住我因为一些小成绩而滋生的骄傲情绪。

现当代文学课要背诵的东西多,我是害怕背诵的人,考试低分意料之中。郑老师没有挂我科,在我的平时成绩打了高分,并说我不是适合考试的人。我是适合做什么的人?“适合写作。”他总是叮嘱我,“你一定要坚持下去,你这样的人,总有一天会写出头的。”我在这些话中找到许多动力。

回想与郑老师的相处,印象最深的是去白马镇参加漆诗社成立20年的诗会。白马镇在北流,作家林白的故乡,一个进入现当代文学史的作家!在活动中,我见到从各地过来的作家、诗人,看着他们激情地谈论文学、朗诵诗歌,仿佛回到了老师曾在课堂上描绘过的文学黄金时代。

4

周末那些意趣盎然的日子,我们喜欢爬上挂榜山看日落,喜欢去五彩田园兜风,也会坐在玉兰湖边朗诵诗歌,分享彼此写的稚嫩作品,畅聊对一些作家和作品的看法。有时候,我会和农同学去校门口租一辆小电车,优哉游哉穿过小城的热闹街巷,去城南与侯老师汇合。装修破旧的路边小店是我们的“老地方”,我们在那里喝过许多冰镇啤酒,吃过许多玉林特色。侯老师是最没有架子、最亲和的老师,是与我们勾肩搭背的好兄弟,与我们讨论爱情、理想与即将到来的毕业。

2021年夏天,我们翻出入学照与毕业照对比,果真如班主任所说,我们经历了巨大的变化。有人昏昏碌碌不知所措,有人找到不错的工作,有人考上研究生,有人选择背井离乡,也有人回归故里……我没能顺利毕业,回到贵港见习,领着微薄的薪水,工作之余奋笔疾书,在深夜仰望文学的焰火。

我继续写了很多很多的文字,慢慢地我开始在刊物发表作品,在各种比赛中获奖,慢慢解决生活中的窘迫,拿到毕业证,签约了工作。

回校拿毕业证那天,我又去了一次文科楼,看看在这所大学开始的地方,也想着在这里告

别。临走时听到教室里传出笑声,有些恍惚,想到了谭老师。

第一节课,谭老师用“幸得识卿桃花面,从此阡陌多暖春”作开场。她给我们介绍,这首诗是某年北大女生节标语,可以作为很多相遇的注脚。她给我们上古诗词吟诵课。吟诵和朗诵不一样,具体哪里不一样,我始终搞不懂,只记得她在课堂吟诵时的腔调,若读若唱,温和悠长,或绵软或坚硬。

谭老师名字中有“良”字,因此我们喜欢叫她良师。我给她另起了一个别称:优雅温柔的谭老师。这个称呼作为微信备注留存至今。她真的是我见过最温柔最优雅的人了,从气质到内涵,从衣着到谈吐。

有天,和谭老师闲聊,不知道讲到啥,她对我说:“叶明,喜欢你课上思考的样子。”我问为啥,她说很认真,像个哲学家。第一次见有老师这样夸学生,真有意思。我没敢承认,我专注意思考其实是在和困意作斗争。我喜欢熬夜写作,上课总是犯困,一半精神在教室飘荡,另一半游在九霄云外的高邈之境。我和良师交集不算多,在不多的交集中心,她总能找到理由夸我。她知道我常常挂科,跟我说:“你和别人不一样,那些坎坷是为了锻炼你,你肯定能实现理想。”

大二中秋夜前夜,圆月高悬。我们在草坪围坐,班主任拿来很多吃食。良师后半场才来,和我们聊了很多。我们得知她爱用人“山无棱,天地合,才敢与君绝”这句乐府民歌让她心动。女生们眼中洋溢光彩,或许也希望得到这样一句诗吧?有良师在的场合,总少不了诗词,她就是诗的化身。

大四去实习那天早上,传来良师离世的消息。她从我们的人生悄然退场。我不知作何言语,在大巴上从玉林发呆到深圳。学校要顶岗实习,我迎来人生中第一节正式课,也用了“幸得识卿桃花面,从此阡陌多暖春”作开场。

我有所预感,今后很多听过良师讲课的同学,走上三尺讲台,也会用这句诗开场,这是她在我们身上温雅的留存。

我们有幸被诗教导过。

【作家简介】

岑叶明,笔名叶明岑,1998年生,广西贵港人。中国作协会员,鲁迅文学院第46届高研班学员。出版小说《太阳熄灭》《远大征程》。《太阳熄灭》被译介到英国。获鲲鹏科幻文学奖、《广西文学》年度作品新人奖、贺财霖科幻文学奖等。